

# 我和我的大珠山

□杨小白

大珠山是座山,却是我眼里的乡愁。每每漂泊在外望不到家乡的时候,闭上眼睛,就会觉得高耸的大珠山就在眼前晃;会觉得穷尽了思绪,就能看到岚岫和家的炊烟;会觉得归心会化成归云,带着舒缓的背景音,沉入你万年不变的从容。

大珠山没有花的时候,只是一条路,弯弯曲绕渡登山人的孤独。有花的时候,是喧闹,花枝上有时光的淬炼和游人的笑,还栖息着精巧的诗句。诗里有过往,有那些不遗忘。

曾几何时,曼妙如你,走进心里,走不尽漫漫的欢乐,相约走进山里,缠绵回旋在山峰和山谷之间,写下过一个大大的、飘逸的爱情,那么美好。

你一身短衣轻纱,宛若山之南、水之畔那个传说,你轻声细语,却是百灵清唱,一曲美妙误了流云。你

说,一起并肩攀爬吧,伴着真爱,数着石阶,多好。我笑了笑,发现暖色调的阳光恰好强调了微微上翘的嘴角,调子的立体感刚好让我陷入谜一样的深恋。走吧,这就是理由,爱你,我的大珠山!

蜿蜒而上,你是时光里最美的韵律,每一步都是一个响亮的音符,我用耳朵听出了一路欢歌,也品出滋长的眷恋和不舍,心的碰撞是琢玉,雕琢出环佩叮当,芷兰环绕。然后,爬累了,细汗在你脸上晶莹剔透,像一块温玉沾了秋露。头枕着我的肩膀,长发如瀑,你说:你看,山谷里奇石壁立,为什么小树攀援不止?我说,那是生命无言的告白,不用山盟海誓,依偎才是深情的起点。你依偎得更紧。你说:你看,远处天海相接,怎么分辨渔船在人间?我指了指远处:晚

一会儿会有满天星星装满船,小傻瓜,那就是天上,不远。你笑了,漫山有了滤镜后的清透。我们依偎着,撑起一簇白云,数着太阳的脚步,静静相守,守着大珠山赐予的脉脉温情。

后来,我们离开了大珠山,离开了家乡,我失去了山风,也找不到了那一袭长发。每当孤单走过落日,像风湿遇到阴天,会有一种噬骨的痛楚。我想家乡的炊烟了,我想那个季节了,我想那个大珠山了。我寻一处四处无人的荒原,大声喊:你在哪?我竟然依稀听到大珠山空谷回音里有百灵的欢叫。

眼前的日子有匆忙和慌乱,而回忆虽然沾附了前尘,却有从容加持,慢慢捻开旧时光,偶遇那一道道深痕,酸楚不知从何而起,却往往,止于潸然泪下。



## 诗三首

### 一个人的唐岛湾

□王贵明

一个人的唐岛湾  
 属于夜晚,那一湾浅浅的海  
 与星星为伴  
 诉不完的悲欢离散

夜空下的“琴岛之眼”  
 最是不甘落寞  
 它缓缓摇动着,让时光旋转  
 以后来居上者的姿态  
 俯瞰着千年港湾

湾里,只有一座孤岛  
 在城市的喧嚣里  
 静卧一隅  
 独守沧桑无尽

### 答谢老杏树

□丁红伟

给生活画一座山  
 再画半坡石头上开着石花  
 一个姑娘  
 把我定位成一只节流龟  
 山头上回望杏花凹子村

再画上一座老屋  
 门前老杏虬枝横斜再横斜  
 画几朵杏花开了枝  
 还有一个姑娘睡在枝上头

画上寂静阔大无边  
 画上风声正驰骋在原野  
 拾级而下转角的院子  
 一只小狗憨厚守护  
 鸡鸭在草地寻寻觅觅

画上甜美的歌声  
 再画上炊烟袅在傍晚的晴空  
 远方四轮车欢愉地归来  
 在一座山里  
 画上美满的生活

### 老屋记忆

□郑增敏

几片瓦砾  
 遮不住心底空旷  
 裂纹的墙壁  
 诉说着满目荒凉

小院里  
 那棵曾经瘦弱的玉兰树  
 渐渐粗壮  
 屋里的老挂钟  
 长时间没了声响

恍惚间  
 看见娘在灶堂烧火做饭  
 爹的烟袋闪着星光  
 定格成永远

# 灶堂里的童趣

□艾科

自幼在乡间长大,对于故乡最深的记忆,除了田间一年四季应时而生作物,便是土屋厨房里面那个带有风箱的锅灶了。

我不太喜欢烧锅,因为感觉那了无生趣。母亲为了安抚我,会给予我意想不到的诱惑。比如,她会根据一年四季庄稼地里的收成,变着花样给我烘烤灶堂里的美味。春天烤大蒜,夏天烤麦穗,秋天烤玉米,冬天烤红薯,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有了“美食”的诱惑,我烧锅的兴趣与日俱增。

印象最深的,就是每年夏天大雨过后,我跟着父亲搜寻捕捉一种学名为斑衣蜡蝉、俗称“花大姐”的虫类。它双翅有花,体似蜜蜂,喜欢趴在树干之上休憩。由于我人小个矮,技术生疏,所以只能偶尔捉到几个。更多时候,我都是跟在父亲身后将他捕捉到的“战利品”装进罐头瓶里。父亲技术娴熟,动作麻利,不一会功夫,我们就捉了满满一罐头瓶“花大姐”。

带着“成果”回到家后,为了尽快

吃到美味,我主动请缨烧锅。母亲快速洗手和面,等烧好了锅做好了饭,就腾出手来将罐头瓶里的“花大姐”一股脑倒进灶堂,然后用一块青砖堵住灶堂堂口,刹那间就听到里面传来噼啪乱飞的声响。那时为了一口美味,我不会萌生怜悯之心,等灶堂里恢复了平静,一阵沁鼻幽香便扑面而来。

大约十几分钟后,母亲移开青砖,像寻找黄金一般使用烧火棍在灶堂里扒拉,将烤熟的“花大姐”从草木青灰里挑拣出来,再放至手心用嘴吹去上面的浮灰,然后拿出又肥又大的一个塞进我的嘴里。我轻轻一嚼,新鲜酥脆满嘴盈香,幸福之情溢于言表,烧锅的辛劳荡然无存。我死缠烂打让母亲也吃,她拗不过,捡起一个最小的放到嘴里细嚼慢咽,脸上顿时乐开花:“真香啊!”我同样也会慷慨地拿出几个塞到父亲嘴里,他

会像囫圇吞枣一般,一股脑全都吞进肚子里。当他借故还想再吃时,我则会小气地使出洪荒之力,把剩余的“花大姐”护在怀里不肯松手,生怕父亲会凭借“武力”给抢了过去,我的吝啬之举引得父母哄然大笑。

灶堂里除了可以烘烤“花大姐”,还能烘烤知了、蚂蚱、花生、豆荚……它如一个百宝箱,也似一家星级酒店的厨房,那些庄稼地里生长出来的素常风物,通过灶堂里的文火慢烘,总能变成童年味蕾上的饕餮盛宴。乡村灶堂不但浓墨重彩地点缀了我贫瘠素淡却不失快乐的童年,而且还让我的童年时光妙趣横生,令我终生难忘。



# 不吵架的智慧

□杨兵

岳父岳母都已年近古稀,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,没有红过脸吵过架,相敬如宾。邻里羡慕不已,称他们是“恩爱夫妻”。子女们总结了他们大半辈子不吵架的秘诀,以饷读者。

包容乃大。婚前山盟海誓,婚后搭伙过日子,柴米油盐的琐碎,难免不磕磕碰碰。岳父脾气暴躁些,岳母性格温和些。相互有抵触的时候,总有一方少说话,一笑了之。长此以往,形成和睦相处的习惯。岳父常教育子女,天底下除了死是小事,其余都是大事。而岳母说,计较开来,什么都是小事,没完没了;想开了,一切都是小事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
理解万岁。现在不少年轻的夫妻吵架,丈夫怒吼:“你为家做了什么!”妻子反驳:“你在外又为家付出了什么?”岳母年轻的时候在制药厂工作,岳父在铁路工作。后来,药厂改制,很长一段时间

岳母赋闲在家,洗衣做饭,教育子女,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岳父时常对子女念叨:“最对不住就是你们的母亲,她为家操心劳神,我只会在外干活!”岳母却说:“你爸在外最辛苦!”妻子搭台丈夫唱戏,夫唱妻和,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,缺谁都不可。

不计得失。经常听到不少夫妻拌嘴。丈夫骂道:“你就知道你爸妈好,把我爹妈不当人!”妻子则反驳:“你又瞒着我,偷偷给了你爸妈多少钱!”夫妻相持不下,冷战甚至大打出手。岳父、岳母都是工薪阶层,收入不高,家庭不富裕。岳父主动让岳母把她母亲接到家里赡养,直到去世。而岳父的老母在老家住大哥家里,岳父和岳母常去探望,送吃送喝送钱。岳母说,岳父山沟沟走出来参加工作的,在姊妹中条件最好,平时对于岳父几个兄妹,有困难能帮则帮,不含糊。

奉献是福。岳父岳母育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婚姻不幸,老公早逝,唯一的儿子婆家不管不问。岳父和岳母替女儿照看儿子十多年。现在,外孙上了高中,本来可以放松放松,又念我和妻子带两个孩子辛苦,就又帮着照看我们年幼的女儿多年。在他们心中,奉献是快乐的,是一种责任和担当。

爱好相伴。岳父喜好音乐,二胡、阮他都弹得熟稔。工作时弹奏一曲,激情澎湃;晚年时弹奏一曲,高山流水。他孜孜不倦地追求,加入老年艺术团,斩获荣誉颇多,常去县城参加表演。一个爱好天地宽,再多的烦心事都烟消云散。岳母没事的时候,爱和一帮人打纸牌,既和睦了邻里关系,又舒展了日子。但是他们把握一个度,生活重心以家庭为主。不像有些夫妻,沉溺于抹牌赌博,对家庭不管不顾,怎能不起矛盾,不起冲突。

